

土默特史料

土默特史料

第十五集（上）

中共土默特左旗委党史资料征集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
公室

527

5.1

土默特史料

第十五集

中共土默特左旗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封面设计

张 广 纶

封面题字

(蒙文) 乌云毕力格

(汉文) 文 浩

土 默 特 史 料 (第十五集)

土 默 特 左 旗 志 史 办 公 室 编 辑

土 默 特 左 旗 印 刷 厂 印 刷

一 九 八 四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100



美岱召第一期维修工程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五日竣工并举行了剪彩仪式，土左旗委第一书记补生瑞同志（右一）出席并参观了美岱召。

李 池 摄



维修后的美岱召全景

永 发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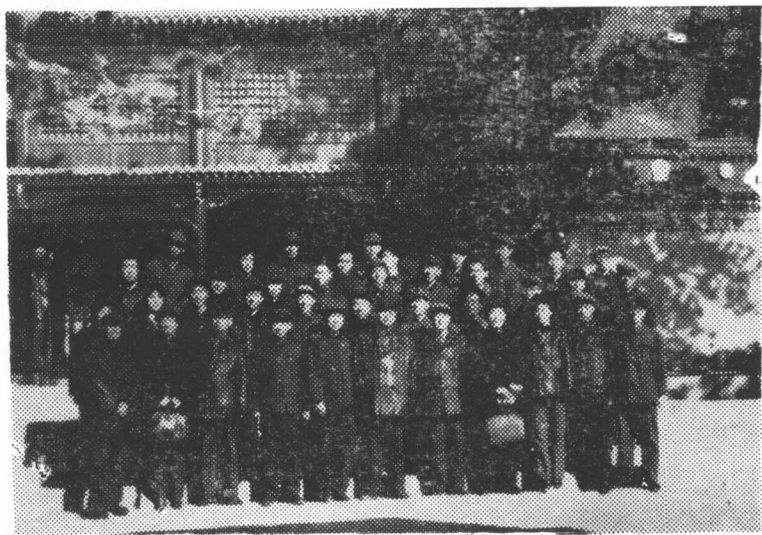
1984年
9月10~15
日“全国民族自
治地区地方志工
作会议”，在乌
鲁木齐召开。

上图 大会
会场。

下图 云海
同志和内蒙地方
志总编室纵横同
志在会议上。

永发 摄





《土默特志》编委会全体人员与土右旗领导
同志在美岱召大雄宝殿前留影

永 发 摄

目 录

土默特史料

第十五集

回忆福岗留同志……………郝秀山 (32)

毕克齐阻击战

——抗战胜利……………赵海拴 (37)

大青山抗日战争琐记……………郝秀山 (1)

大青山抗日游击队的组建……………赵海拴 (44)

关于土默特渊源浅探……………李绍欽 (51)

土默特旗大事年表(清代部分)…于永发编 (90)

乌素图召沿革……………伊锡呢玛 (185)

包头福徵寺的史事概述……………巴靖远 (203)

呼和浩特·土默特蒙古阿勒坦汗与西藏

佛教之关系(资料)…………… (211)

察素齐镇给水工程建设情况

……………城建局供稿 (265)

目 录

《土默特志》下卷·建置志(征求意见稿)

……………《土默特志》编委会编 (272)

录

《土默特志》上卷搜集资料及征集稿件

专题……………《土默特志》编委会 (344)

《土默特史料》第一集至第十五集总目录

……………《土默特志》编委会 (348)

大青山抗日战争琐忆

郝秀山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

（一）、干训期间同福岗留副官

一九三九年夏天，日本鬼子开始对绥西大青山区进行所谓扫荡，主要目标是进攻八路军。武归县委书记杨健林同志决定，我八区动委会的干部要疏散到群众中去，是地方干部可以回到家乡一带做群众工作，以减小动委会机关和游击队的目标。我和潘三娃等同志回到家乡一带活动了一段时间，待日寇进攻大青山区结束后，俩人才回到灯楼树村找到杨健林同志。一见面，老杨同志就说：“咳，你俩人来得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组织上决定你俩和曹文玉、邢玉显四人去万家沟区党委干部训练班学习。好事啊！你们明天就去吧。”我们四个人很高兴。杨健林同志给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潘三娃同志带上，四个年轻人从灯楼树村出发，沿着大青山的蜿蜒小道，谈笑风生地朝万家沟方向去了。路上正碰上李井泉司令员带的一些干部到大沟去，我们跟上

一起进了大沟。李司令员的队伍头戴大草帽，有的人穿着草鞋，走得特别快，真是雄赳赳气昂昂。

一九三九年的七八两个月，我在绥远省区党委（有的说工委）主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地址在万家沟的大沟、杨树湾。训练班班主任是任克定同志，我们有十几个同学。夏秋季节气候很好，我们也没铺没盖，住着老乡的暖炕。

不少领导同志都给我们讲课。任克定同志给我们讲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抗日的重要作供，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路线、民族政策，以及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艰巨性等。还有薛世英（此人后来叛变）、李部长也分别给我们讲过课。我们还听了白如冰同志的形势报告。那个报告会很大，有几百干部和八路军，坐在河槽上好大一片人。白主任讲了国内外的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还介绍国民党傅作义部队的代表康保安先生讲了话。那时候是国共合作，搞统一战线，国民党自卫军的司令部和我们的八路军领导机关都驻在大沟一带。杨植霖同志也给我们讲过课。我们除了听课、组织讨论外，也学习一些油印的小册子和书刊。大家学习都很努力，觉得新鲜、开窍。就在那时候，我认识了于占彪同志，人们称他于部长。

由于住老乡的房子，人多房少，我们都分散居住。我和区党委司令部的一位日本人叫福岗留的住在一屋。他是我们俘虏过来的，当了我们的副官，管理机关的事务工作。这个人会说些中国话，他经过共产党的教育，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错误的，所以，他赞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并自愿参加了反侵略斗争。他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炊事人员每天做饭时，他还要把油、盐、小米亲自过分

量，多一点也不行。增加人得向他报告，才给增加粮食，否则不行。晚上点灯，他把一支洋蜡切成两截或三截，按需要分发给不同的房间，首长们发给三截或两截，一般同志每屋只给一截，点完了之。我和他住在一个屋，他到时（他有手表）就让我睡觉并熄灯，大约是晚上九点钟。有时，我想多看些书刊，向他再三要求延长点时间，他坚决不肯答应，并对我说：“制度是我定的，我不带头遵守，怎么再去管别人？你早睡早起不就补上时间了！”有时候，我很不满意，甚至说他过分机械。福岗留同志却解释说：“为了打击日本侵略军就得有长期打算，处处节约，要不怎么能坚持抗战！”我问他：“你是日本人，你真心同我们抗日吗？”他不大高兴地说：“你的不信任我。我热爱我的祖国，但是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也是日本人民的共同愿望。”我解释说：“不是不信任你，是说你有些机械。”福岗留副官接着说：“上级领导信任我，给了我权力，我就得认真地去办事，这是我的职责。”“好，副官同志，我向你学习。”他说：“谢谢，谢谢！”

有一次俩人闲聊中我问他：“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侵略我们中国？”福岗留说：“我们长官说日本财富的没有，中国财富大大的有，想占用一块地方。”我气愤地说：“这是强盗的说法。”福岗留表示赞同，他说：“所以，我的反对，我同你们八路的站在一起。我们日本人也有反战争同盟组织，你看这是刊印的宣传文件。”“那么我们是真朋友了！”我高兴地对他说了。

有一天晚上，福岗留副官对我说：“明天机关的开路，你的知道？”我回答知道了，并问他走不走。他说：

“我的不走，我留下收粮食、物资，并负责保管好，过些时候机关还要回来住”。第二天早晨我和他告别时，福岗留同志还对我说：“你的再回来，祝愿你平安！”我们训练班学员随同白如冰、杨植霖等领导同志由大沟出发，向一前晌转移了。

经过小火烧煤窑爬上马化龙坝。这座山上有一条蜿蜒小道，象长蛇一样，弯弯曲曲十多里长（一前晌是说走半天）。白如冰同志拐着腿很吃力地同大家一起爬山，白凌云同志腰间皮带上挂着小左轮手枪和其他同志一样，也是徒步爬山。他们都有骑马（骡），但并没有骑，而是让警卫员牵着跟在他们后边走。整走了半天，下午到了西沟村杨广德老乡家住下。这村里就这么一大户有钱人家，我们训练班学员七、八个人住在北房一条大炕上。

我们又开始了紧张的学习，每天主要是听课，组织讨论。八月下旬结业时，还进行了作文考试，我的作文试卷是杨植霖同志亲自审阅的，并在作文上批了“成绩尚好”四个字。学习结束后，又让我们四人回武归县委找杨健林同志安排工作。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福岗留这位朋友。因为那时候，交通不便，消息不灵。一九四二年我才知道福岗留同志得“伤寒病”去世了。现在他安葬在土默特左旗“烈士陵园”醒目的地方。

两个月的时间学到了不少知识。进一步理解了共产党领导抗日的伟大意义，增强了抗日一定能胜利的信心。同时，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初步认识到如何在群众中起到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那时候党员不公开，但任克定同志多次找我单人教练（个别谈话），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任务的教育，

• • •

所以，收获是很大的。当时我知道潘三娃、邢玉显两人是党员，但在训练班时没有发生关系。

那时山里住的机关部队人员较多，粮食困难。我们训练班每天两顿小米饭，没有菜，有时炒一点白菜，基本上是小米干饭。我看到杨植霖同志也同我们学员吃得差不多，有时吃一顿馒头，生活很艰苦。但大家情绪特别高，除了学习、看书外，唱呀，跳呀，特别乐观。大家学习很努力，不少同志常常坐在树林里看书。

机关的警卫部队每天进行训练，早操、上课、瞄准、刺杀等，抓得很紧，确实是一支守纪律、有本事、能战斗的正规部队，叫人看了高兴。在部队驻地，不仅屋里、院里干干净净，而且房前屋后、街道都清扫得那么干净。住那么多人，听不见嘈杂声，看不到有人闲踟蹰，工作，学习，讲课，出操，井然有序。

大沟李支队的司令部距离国民党自卫军第三路的指挥部很近，我们经常看到他们那些队伍穿得五光十色，倒挎上支枪踟蹰的。鄂友三是三路的参谋长，也经常带上两个护兵转来转去。我们学员常常议论说，和这些土匪队伍驻在一块是有危险的。

有一次，我问福岗留同志：“你看南坡上（大沟村南坡）驻的自卫军怎么样？”他说：“他们的不行，他们大大的草包，一击就破。”我们俩人边说边叽叽咯咯笑了一阵。福岗留最后说：“国民党的军队要象八路军那样，你们的国家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灾难。”

（二）、“农民”雨三做社会调查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月间，杨植霖（字雨三）同志为了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做社会调查，由大沟只身以农民身份到达武川八区义合乡（我的家乡）和王景堂同志家乡一带活动。他到我家住了几天，我便从前山回去陪同他。我母亲每天给他做些可口的饭，如我们吃莜面时给他蒸鸡蛋汤，有时也给他吃炒鸡蛋、烙油饼。老乡们都说这个人非凡，一定是一个大念书人。有人问我他名谁姓啥，干什么事，我回答说叫他王雨三，是我的老师，他身穿蓝粗布衣服，穿一双粗布鞋，头上扎一块白毛巾，完全是老百姓打扮，但细看又不象老百姓。其实，我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不是老百姓，一是住到我家同我活动，二是他找些农民谈话，虽是本地口音，但言谈国家大事，所以乡亲们都称他王先生。

正是秋收季节，植霖同志一定要和我下地拔小麦。后山地区拔麦子是苦事，他的手恐怕一拔就会捋破的。我的母亲不让他去，他坚决要去。为了防止手起泡，我父亲让他用布裹好了手指，我们就一同下地了。我父亲拔四垧，我们俩人各拔三垧。他一面劳动一面给我讲全国抗日战争的斗争形势，分析各阶层人士、对抗日救国的态度。告诉我当时的政策是依靠贫雇农、争取地主老财支援八路军抗日救国，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广交朋友；同时还谈到做秘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等等。连续劳动了两天，找了不少人进行了社会调查，他的言谈吐语和实际行动对我都有很大启发。我们村里的乡

亲们也说，这位王先生可不简单啊！他能劳动，会讲话，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一定是一个大人物。杨植霖同志经常在外面席地而坐，和老乡们闲聊。他的脸晒黑了，手上长了茧。人们也不以为他是外地来的陌生人，逐渐熟悉了，亲热了，见面也就话多了。

有一天，杨植霖同志正睡午觉，翻身时把腰里别的手枪掉在炕上，我母亲和我的二妗妗看见了，吓得不行，又不敢叫，又怕来人看见声张出去，两个老人急中生智，用我弟弟的尿裤子盖住了，尿臊气把苍蝇招来了，苍蝇把王先生咬醒了，他用手一摸，枪没有了，抓起尿裤子就哈哈大笑：“你老们给盖的吧？”我母亲说：“怕别人来看见传出去不好，把娃娃的尿裤子盖上了。”大家边说边笑了一阵子。后来我们家乡人就把这件事传成了笑话，一说起来大家就笑一阵子。

过了几天，杨植霖同志去五家村一带找王景堂同志。然后从伪义合乡公所要了个乡警的袖章佩带上，有时以乡警的身份掩护活动（因为青达幕一带有伪军警活动）。我陪他在家乡活动了一段后就回山里去了，杨植霖同志与王景堂同志活动了一段后，也和灯楼树村杨健林同志取得联系，他们研究决定后山建立一些秘密工作点。杨健林同志肩上搭着钱杈子，手里拿着大烟袋，上后山黑沙兔一带活动。王景堂同志在五家村（义合乡一带），有时也到七区的黑兰杆杆一带活动。这时，赵晋唐同志也到了五家村以西的崔三壕一带做秘密工作。后来，在我的家乡也建立起地下党的组织，我的二弟弟参加了共产党，做了地下党支部副书记（这是我弟弟病故后，一九四一年高鸿光同志告知我的，同时告知我与三

个党员取得联系)。

大约是三九年十月上旬我在前山榆树沟村碰见了杨植霖同志。他穿着一件蓝粗布棉袄，头上戴着白毡帽子。他对我说：“我不久可能回万家沟去，你们也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农会，要秘密地搞，多交些朋友。要有选择地、个别地发展党员，必须是秘密地、单线进行，这项工作杨健林同志以后会给你安排的。”还嘱咐我们一面工作，一面不要忘了学习，不断提高自己。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前途是光前的。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三)、和吴培成做秘密工作

一九三九年十月到一九四〇年元月，我和吴培成同志在县委书记杨健林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武川八区义舍乡一带做秘密工作。我俩每人穿了一身粗蓝布棉袄，打扮成农民样子，活动在乌守义沟、南地、大顺成、西土城子、青达幕村一带，同群众吃住在一起。我们除个别和群众交谈外，也召集三三五五的人在一块座谈，主要了解社会阶级情况和人民群众中的矛盾，包括群众生活负担、意见和要求。与此同时，我们还发展农会会员、组织农会小组、物色党员对象，也收集敌伪情况。我们对乡公所来说是公开的，因此，我们有时也去大乡公所找敌伪报纸，同乡公所人员了解敌伪政权向各乡布置的任务，如建立保甲制、发良民证等。

有一次我俩正在乡公所，突然来了一百多名伪军。乡长刘明怕老吴因口音(山西民)引起伪军怀疑，便故意对老吴

说：“你赶快去羊群拉几只羊给老总们杀了吃。”老吴顺便溜走了。我是当地人，就给他们溜马、喂马。乡长吩咐我：“三植，你好好给把马喂饮好”我“噢”了一声继续干我的活。这队伍是伪军六大队的一个连，要调进武川县城去，路过打尖吃饭。队伍中有个副大队长，还有两个日本指导官。刘乡长的姑娘、媳妇给他们做饭，被一个日本鬼子指导官看上了，对刘乡长说：“你的姑娘大大的好，我的看管的行吗？”吓得刘乡长说：“长官，那孩子才十五岁（实际上已十八岁）。”日本鬼子说：“没有关系的，十五岁也大大的好哇。”说罢哈哈大笑，就闯进姑娘的屋里去了。刘乡长急忙跟进去，跟指导官说：“有话到那边讲，让她们快给长官做饭吃。”鬼子火了，抽出洋刀说：“我的杀了杀了你。”刘乡长说：“你杀了我谁给皇军当乡长呀？”日本鬼子把洋刀归鞘了。副大队长也来了，那个日本指挥官也来了，大乡的会计等都来看，那位王副大队长说：“刘乡长是这一带的开明人士，他是为皇军办事的好乡长，应当保护。”另一个日本鬼子使了个眼色，两个日本鬼子都回到乡公所的办公室去了。就这样，一场戏剧性的紧张局面才算结束。

这些伪军炖羊肉烙油饼吃喝了一顿，下午就走了。我也告别了刘乡长和王先生，离开乡公所找吴培成同志去了。下半晌，我和吴培成同志在南地见面，接到杨健林同志来的信，让我两人回山。我们星夜赶到榆树沟老银梁家休息。这家人光景还好，比较富裕。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妇女长得不错，穿得干净，躺在炕上正抽大烟。因为我俩还没吃晚饭，炕上和抽大烟的这位女人坐在一起的男人下地给我们张